

跨 世 纪 文 丛

荒山之恋

KUA SHI JI WEN CONG

他伸出手抱住她，将她朝自己搂下来，
贴在他的胸膛上。她听凭他搂抱，静静地伏
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手指慢慢地沿着
他尖削的锁骨，划过去，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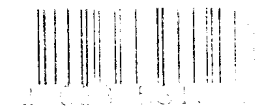
——《荒山之恋》



● 王安忆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荒山之恋

● 王安忆 著

责任编辑 陈辉平
封面设计 王祥林
鄂新登字 05 号

荒山之恋

王安忆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35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54-1042-1
I·871 定价: 7.20 元

作者简介

王安忆，女，1954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1970年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任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编辑。80年代以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

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因短篇小说《雨，沙沙沙》(1980)等雯雯系列小说而成名。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识青年为题材，表现其人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心理描写见长，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1981)、中篇小说《流逝》(1982)、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1983)等。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则着力于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小鲍庄》(1985)、《小城之恋》(1986)、《荒山之恋》(1986)、《锦绣谷之恋》(1987)、《叔叔的故事》(1990)、《乌托邦诗篇》(1991)等。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十六七种，其作品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

1972/40

《跨世纪文丛》缘起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

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 年 4 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这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激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看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蜀道难.....	(1)
荒山之恋	(49)
小城之恋.....	(157)
锦绣谷之恋.....	(232)
代跋：关于“性文学”的对话	陈思和 王安忆 (309)
附录：王安忆主要作品目录.....	(318)

蜀道难

上

黑天黑水之间，雾气在发亮。有一轮月亮，几颗星星，许许多多灯光。人声。

“冷吗？”她朝他又贴近了一点。

“不冷。”他打了个哆嗦。

她转过脸看看他，停住了脚步。她将他随便搭着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然后紧紧地交叠在胸前，扣上大衣，压住了围巾。他看着她的额头。昏黄的路灯下，额头很光洁。她把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

脚步落在石板路上，清脆的沓沓着。雾气从黑天黑水之间弥漫过来，清冷而潮湿。

“能不能走快一点？”她问。冷而湿的空气浸透了大衣口袋，她手心对着他的手心，包住他的手，十个手指交叉着。她温暖的五指贴住他的手背，他冰凉的五指贴住她的手背。

“能。”他回答。

她转过脸看看他，停住了脚步，用另一只手拿过了他另一

只手上的旅行箱。

月亮暗淡了，星星消失了。灯光和人声，还有船。

“那是我们的船。”她抬了抬下巴。

“可不是。”他抬了抬空着的手。

“不，是那只。”她纠正他。

沿着江边，沿着雾气，很宽阔的路。很多的人，杳杳地走着。

到了入口处，突然阻滞了。扁担横七竖八地插在人群里，包裹在人群头上滚动。沿着江边，沿着雾气，仍有不断的人杳杳地走来，阻滞在了这里。

“等一会儿吧！”他说。

“不。”她说。

“我们何必和他们去挤，我们并没有什么事。”

“不。”她说。她挤进人群，把他拉了进来。前边是一条扁担，笔直地戳到了他的胸口。他只能牢牢地握住这扁担，以此为支点来抵抗身后的压力。他握着扁担的手颤抖起来，眼看着那扁担就要像一把剑似地插入他的胸膛，他是连退路也没有了。他喘息起来，他再走不动了，可他必须要走。后边的人不让他不走，她不让他不走。她的手插在他的口袋里，握着他的手。他觉出了这只手的粗糙，有一排硬硬的茧子。这只手忽然狠狠地推了他一下，他失去了重心，不由地松开了扁担。那扁担从他胳膊边上歪了过去。他站不住了，却摔不下去，人群挟着他，她的手像一把钳子一样钳住了他。入口通过，人群忽的膨胀开来，趁着惯性跑了起来。他跌撞了几下，终于站住了脚，人群绕过他们跑去。

“歇一会儿吧。”他喘息道。

她看了看他，终于允诺了：“好。”

“船票呢？”他忽然想起了，大声地问。

“在这里呢！”她放下旅行箱，从口袋里掏出票来。

“哦。”他吐出了一口长气，接过票，仔细地看这两张硬纸片，上面粗糙地印着一些字。凭着这票便上船了，渡到彼岸，是否太简单了些。他在想。

“走吧。”她拿过票来，仍然放进口袋。天白了，水白了，前边是码头。

“好。”他同意走了。

上船的路，是一条一条窄木条排成的。江水在木条下翻滚。江水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是浊绿的。像是走在一条一条的江水上，头昏。

“别看脚下。”她嘱咐道。

“好的。”他试着抬起头看天。天，很远，很高，无可依傍，脚软。他又重新看脚下，一条一条浊绿的水从脚下过去。

“喂，看着我。”她摇摇他的手。

他抬起头侧过脸看她，她的额头在晨曦里显得有些苍白，依然光洁，离他很近。他看见那额角边，沿着头发，有几颗细细的粉刺。心里踏实了一些。终于找着了依傍。一条条的绿水走完了，上船了。换票。

四等舱，十个床位，占了八个，只剩两个上铺了。幸而是挨在一起的，他的头挨着她的头。

“我累了。”他爬上床，床上只有一床垫褥，没有毯子，也没有枕头，他便靠墙坐着。他的下铺坐着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在抽烟。

“同志，您的枕头和毯子在哪儿拿的？”她问他。

“拿着船票去那边领，每人有一套。”他回答，口音是南京。她出去了。

他坐在上铺。人，从门口来来去去。一个小孩子扒着栏杆站着，对着江水吐唾沫。江水白茫茫，天色白茫茫。白天白水之间，水平线，不知是明着还是暗着。

她进来了，两条毯子搭在肩上，一手抱着两个枕头，另一手托着四个肉包子。

“吃点东西吧？”

“不饿。想喝点汤汤水水的。”他看那包子，包子的形状很奇怪，不方不圆，歪歪扭扭。

她把包子在床头小柜上放下，顺手拉开柜门看看，里面是救生衣，满满的。她把两个枕头都放在他的床头：

“把大衣脱了，躺下。”

他顺从地脱了大衣，解下围巾，躺下了。枕着两只枕头和两条胳膊。

她坐在她的下铺床沿，开始吃包子。床上躺了一个女孩子，脸朝里。

小孩子扒着栏杆，对着江水吐唾沫。走过来一个小伙子，站在小孩子旁边，拿起照相机对镜头。风吹起他风衣的一个角。他放下照相机，把手插进口袋，那片衣角压住了。他走过去了，小孩子也走过去了。下铺那南京人站起身，走到门口，倚着门站住，挡住了白天白水。

他移开视线。第一张双层床的下铺坐了一个妇女，抱了一个小小的女娃娃；上铺放着一叠捆在一起的盒子，武汉特产；第二张双层床铺得很平整，领来的枕头上各铺了一块自家带着的花枕巾，有一只鲜红鲜红的旅行包，还有一把三折头的尼龙花伞；第三张床下，坐着她。她在吃包子，头发有些蓬乱，有些脏，受了潮，一股一股粘在一起，却格外地黑了起来。没有任何形状，比短发长，比长发短，拦在耳朵后边。削瘦的腮帮轻

微而有力地嚼动着，然后，微微一伸脖子，咽了下去。

广播里在说什么，哇啦哇啦的。南京人从门口回来，从床上拿了什么又出去了。她站了起来：

“食堂开早饭了，有面条，我给你买一碗。”

“有汤吗？只要汤就行了。”

她站在他的铺前，拿起他的一只手，搭他的脉，看自己的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看着她的眼睛，很大，形状也好，睫毛很长，眼角却有了皱纹，下眼睑也有点松弛。

“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她放开他的手，摸摸他的额头，然后轻轻地拍了一下：“你是累了。”

她走了。进来一对年轻人，女孩子穿着大红的羊毛开衫，里面是高领的白毛衣，一肩蓬蓬松松的长发。男孩子穿黑色皮茄克，琇琅架眼镜。男孩子打开旅行包找什么，女孩子将一面镜子立在上铺上，对着镜子照。将头发拢到脑后，再把头发散在肩上：

“你说，哪样好？”她问他。

“都好。”他说。

她反倒为难，把头发拢到脑后，再散开在肩上。

然后，他们一起出去了。她进来了，端着一碗鸡蛋汤，手里捏着一块牌子。

汤是用山芋粉勾的芡，黑而稠，鸡蛋花滞在里面，一动不动。胸口发堵。试着喝了一口，不曾料到，这般滚烫滚烫地直从胸口下去，像是烫干了一个出口，舒坦了一些。他感激地向她笑了笑。

她将手里的牌子扔起来，又接住：“两毛钱押碗费，吃午饭时去退好了。”

门口忽然涌了很多，挤在栏杆前。船动了，起锚了。

“出去看看吧！”她说。

“好。”他答应。爬下铺，一只脚踩在下铺，一只脚摸索着找鞋。她将皮鞋踢到他脚下，他踩住了一只，又踩住了另一只。

人，围满了船栏，他们在后甲板中间站着。江鸥飞着，太阳朦朦胧胧地出来了，投下淡淡的阳光。风很大，且凉。

他脸上的汗毛孔胀大起来，不再那么白净细腻。

她眯起眼睛，眼睛红红的，像要流泪。她是个砂眼患者，他发现。

船开了。有人在讲三峡的传说，忒性急了。

“串联的时候，”她说，“我们从韶山回来，到了武汉。有个同学提出要走三峡，去重庆，再去峨眉山。他说，峨眉山上佛光。”

“哦，佛光是不容易看到的，要好太阳。而峨眉山上难得有好太阳。”

“我们都要回上海。出来一个多月，身上长了虱子，想家想得要死。最后他一个人去了。”

“他看到佛光了吗？”

“后来没有再碰到他。听说他后来去了江西一个林场，伐木时一棵树倒下，压断了他的腿。”

“放树是有讲究的。它有一定的倒向，根据锯痕。”

江鸥跟着船，江岸很远，慢慢地退。

“前年，暑假里，我们几个同学结伴去了桂林。有一天早晨，我一个人出来散步。”他说。

“桂林，我没有去过。”她说。

“我一抬头，石林在我眼前，静静的。它们站出那么多姿态，像是有着许多故事，像是活的。”

“大概真是活的。”

“人多的时候，它们缄默着，没有人的时候，它们才活泼着。”

“可是我听人说，看长了，看多了，石林就像是一片石头的墓地。”

他突然缄默了。过了一会儿，勉强说：“也许，是有一点。”

她也缄默了，将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依然凉。

“我们进去吧。”他说，又加了一句，“风太大了。”

“再站一会儿，风很清新。”她说。

江岸近了，江面像是窄了。江鸥依然跟着船。太阳出来了。

“进去吧，我累。”他说。

“好吧。”她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说。

南京人躺在床上，看一本《收获》。她下铺的女孩子睡醒了，坐在床沿上织一件毛衣，花样很复杂，叫什么“阿尔巴尼亚”花，在上海，这是五年前的花样了。

他爬上了铺，她也爬上了铺。他们倚墙坐着。她看着他的袜子，深蓝的锦纶丝袜，干干净净，一点没有挑丝。他看着她的袜子，丝袜，透明得像没穿袜子，清晰地显露出脚踝上一个褐色的疤痕。

“插队落户因水土不服，后来，变成了湿疹。这一块，正烂在这里，烂出了骨头。”她说。

“这里的肉少，一烂就露骨头。”他说。

“我第一次看见人的骨头，我恶心，却想看。赤脚医生不让看，包上了纱布，我回去揭开纱布看。”

“要感染的。”

“留下了这疤。”

“幸好在脚上。”

“脸上也有，是夏天生疖子。”她指了指脸颊上一块淡褐色的斑痕。

“几乎看不出。”

“半年不敢吃酱油呢。”

“你也爱漂亮吗？”他看她。她没有一点修饰，并不难看。只是想象不出她打扮之后，会是怎样的。

“爱得不知道怎么打扮才好了，直到最后，才得出一个经验，不打扮，以守为攻。”她笑了。

他也笑。他看她的手，仔细地看。她的手不白皙，手背上冻疮留下的疤，一片连一片，深褐色的。他怜惜地握住了。

“我挺贱，在安徽从来不生冻疮，回了上海反倒生得一天世界。”

“那是因为，上海的气候太潮湿。”

“我插队的地方叫冯井。我到的那天，大家都来看我，活儿也不干了。”

“乡下人看上海人，就像看外国人。”

太阳穿出云层，把江水照得闪闪烁烁。

“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同学走在淮海路上，听有人叫我们大哥。我们吓了一跳，回头看看，一个大男人站在身后，他叫我们大哥。”

“大约是外地人。外地人都这么叫，叫我们则叫‘大姐’。”

“他说他从安徽来，找朋友。朋友没找到，钱却叫小偷摸走了。他向我们要钱和粮票。”

“那是要饭编出来的故事。你给他了吗？”

“我总共只有一角钱二两粮票，都给了他。我们同学一分钱也没有，只好不给了。”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她爱怜地看着他。